

壹、前言

心理學家馬斯洛 (Maslow) 認為人性中具有超越性 (靈性) 的需求¹；「意義治療法」的創始人 Frankl 亦曾說：「人之所以為人，在於不斷邁向自己以外的人或物，去實現某種意義，……。唯有當人活出存在的自我超越一面，他才真正成為人，或是說他真正變成了自己。」²然則如何活出存在的自我超越？心理學家 Assagoli 把自我超越分為五種類型，其中之一為從美的方面超越，就是透過美麗之物本身，或是追尋藝術創造的衝動，而直觀契入美的本身³。心理綜合專家 Robert Gerard 亦認為，靈性包括美的欣賞力在內⁴。由此可見，從事審美活動是人性自然的、普遍的需求，而審美體驗，也是人人生命中都會有的經驗。

依歷來有關審美心理的論證都指出，我們在欣賞具有審美價值的事物時，會感受到一種愉快的經驗，這就是審美體驗 (或美感經驗)⁵，而審美體驗的對象，包括自然美與藝術美⁶，如海德格曾說：「在作美的觀照的心理的考察時，以主體能自由觀照為其前提。站在美的態度眺望風景，觀照雕刻時，心境愈自由，便愈能得到美的享受。」⁷杜威也認為，自然風景、遊戲、旅行，以及其他的日常經驗，只要是個完整的經驗，都可具有審美的性質，並非只有藝術品才能製造審美經驗⁸。此外，斯托尼茲也說：「我們從審美上去理解一個對象，不僅是指藝術作品，而且也包括自然對象。我們看一片高大的林木，或看巨浪拍岸的情景，就因為它們本身是有趣的，或具有戲劇性的。換言之，對審美對象的知覺並不限於藝術。」⁹這些審美體驗的說法，可以在中國的藝術、文學獲得印證。

在中國，早在《論語》裏面，就有多處記載孔子欣賞音樂的審美體驗¹⁰；而欣賞自然美，獲得審美體驗，感到愉悅快樂，則可以在《莊子·秋水篇》看到¹¹。到曹魏時期，「以曹丕為中心的西園之遊、南陂之遊這種集體性的遊樂山水」¹²的紀遊詩，更表現了建安文士自覺遊賞山水，暢神怡情的審美體驗¹³。東晉、劉宋時，士人的山水審美體驗往往與創作詩畫的審美體驗匯合交融在一起，像顧愷之將直觀山水的審美體驗昇華為畫

¹ 參李安德著·若水譯《超個人心理學》(台北：桂冠圖書公司，2002年5月)，頁173，及Maslow, A. H. (1969), *Theory Z*, *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*, 1 (2), pp.31~47。

² Frankl, V.E. (1978). *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: Psychotherapy and humanism*. New York, NY: Simon & Schuster, p.35。轉引自《超個人心理學》中譯，頁326。

³ 參同注1《超個人心理學》，頁325。

⁴ 同上，頁273。

⁵ 參朱狄《當代西方美學》(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5月)，頁235。

⁶ 朱光潛《文藝心理學》(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)，頁3。

⁷ 引自徐復觀《中國藝術精神》(台北：學生書局，民63年5月)，頁172。

⁸ 劉昌元《西方美學導論》(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民83年6月)，頁216。

⁹ 同注5，頁312~313。

¹⁰ 見楊宗瑩《四書與人生·詩與音樂》(台北：三民書局，民82年10月)，頁141~154。

¹¹ 參顏崑陽〈從莊子「魚樂」論道家「物我合一」的藝術境界及其所關涉諸問題〉，收於《中國美學論集》(台北：南天書局，民75年5月)，頁121~153。

¹² 何師淑貞〈別眼識山川—談中國古典詩中山水意象的歸隱與流浪意識〉，《嘯傲東軒》(台北：國立歷史博物館，民93年4月)，頁41。

¹³ 同上。

作，並寫了三篇畫論，享有「山水畫之祖」的美譽¹⁴。宗炳酷愛自然山水，「將儒家仁智之樂與道家遊心物外的思想合而為一，提出澄懷味象作為對自然山水的總體態度。」¹⁵而突出山水畫反映自然美，讓人暢神的審美功能¹⁶；王徽和宗炳一樣，沉緬自然山水，認為山水畫的審美體驗是暢神—給人精神上無限自由的審美愉悅¹⁷。

孔子說：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。」¹⁸朱子〈自上封登祝融峰絕頂次敬夫韻〉詩云：「平生山水心，真作貨食饗。」¹⁹朱子以孔孟道統自許，親山臨水，至老不倦。最特別的是，一生遊山玩水，無時不可遊，春和景明、夏木陰陰固喜遊；秋氣砭人、冬雪沍寒亦樂遊；白晝固縱遊，夜晚亦暢遊；身安體泰時能遊，病中亦不忘遊。此外，登山臨水必偕伴而行，飲酒唱酬，逸興遄飛，洋溢著自由愉快的情感體驗—審美體驗。值得探討的是，宋代因儒釋道思想和會，以詩歌與思理結合成為時代特色，朱熹早年即儒釋道兼學，其山水詩自受到浸染，所以，詩歌的藝術性與理致結合，將哲學思想滲透到自然山水中，將格物窮理的修養擴大到日常事物中，使尋常山水詩歌具有倫理道德和哲學觀念的載體功能。以是，朱熹部分山水詩，名詠山水，實抒情懷；以師法自然為宗旨，借景和物為發端，窮自然、生命之理，顯示了一種蘊含理趣，蓬勃向上的生命觀。基於上述特色，本文臚列「神仙之思，棲隱之念」、「傳杯共飲，豪氣干雲」、「蒼崖碧澗，高士情懷」、「尋春覓源，觸目會道」四節，節選相關詩歌予以論述，以顯示朱熹詩歌山水審美體驗之樂。前二節屬山水審美體驗之樂之「共相」，而後二節則凸顯朱熹詩歌山水審美體驗之樂之「殊相」，表現山水詩創作的嬗變與超越²⁰。

貳、神仙之思 棲隱之念

漢末大亂，中國詩歌開始出現吟詠仙隱之篇章。西晉統一之後，政局險惡，山水自然成為文人士子心靈寄託之處。企慕隱逸、嚮往遊仙之吟詠，成為兩晉詩壇的風尚²¹。仙、隱之懷與山水自然之情合流交融，成為中國文人士子的集體潛意識。朱子除了受到正始以來山水、仙、隱意識的影響；其父親朱松與胡憲、劉子羽、劉子翬三位老師都是儒、釋、道三家並學，在他們的教導之下，朱子早年也是三家兼學，而影響了他的心理結構，更加強化他的山水、仙、隱意識，故遊山玩水之樂，不免流露出仙、隱之念。

〈登羅漢峰〉²²

休假曹事簡，登高恣窺臨。徜徉偶此地，曠望披塵襟。落日瞰遠郊，暮色生寒陰。歡餘未去已，更欲窮幽尋。行披茂樹盡，豁見滄溟深。恨無雙飛翼，往詣蓬山岑。

¹⁴何師淑貞〈別眼識山川—談中國古典詩中山水意象的歸隱與流浪意識〉，《嘯傲東軒》（台北：國立歷史博物館，民93年4月），頁78-79。

¹⁵同上，頁80。

¹⁶同上，頁80。

¹⁷同上，頁39及王國瓔《中國文學史新講》上（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民95年9月），頁323-330。

¹⁸見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台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9年12月），頁121。

¹⁹朱熹撰·郭齊箋注《朱熹詩詞編年箋注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0年4月），頁458。

²⁰王利民·陶文鵬〈論朱熹山水詩的審美類型〉2010，50（1）：28-40《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》；侯長生〈朱熹山水詩的嬗變與超越〉《蘭州學刊》2006年第8期，頁82-84。

²¹同注17王國瓔《中國文學史新講》上，頁323-330。

²²同注19，頁105。